



朱子語類

卷之四 中庸

口 13
2939
21



口 13
2939
21



重校朱子語類卷六十二

中庸一

綱領

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個文字齊整方子

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升仰

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賜。雙孫錄云中庸之書如箇卦影相似

中間云云

問中庸曰而今都難恁理會某說箇讀書之序須是且着力去着大學又着力去着論語又着力去着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

吾類

去五味均平藏



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笑問中庸精粗本末無不兼備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不備處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胡泳

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錄

問中庸各篇之義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括方盡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發之中就經文上看亦先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先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至以下論

至之問中含二義有未發之中有隨時之中曰中庸一書本只是說隨時之中然本其所以有此隨時之中緣是有那未發之中後面方說時中去至之又問隨時之中猶日中之中何意曰本意只是說昨日看得是中今日看得又不是中然譬喻不相似亦未穩在直卿云在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尾方子與上條蓋同聞

中庸之中本無過無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
中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
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直卿云如仁義
二字若兼義則仁是體義是用若獨說仁則義禮智皆
在其中自兼體用言之蓋卿

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
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
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
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

中庸之中兼不倚之中曰便是那不倚之中流從裏出
問明道以不易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

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
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庸則日
用常行者便是

或問中庸二字伊川以庸為定理先生易以為平常據中
之一字大段精微若以平常釋庸字則兩字大不相粘
曰若看得不相粘便是相粘了如今說這物白這物黑
便是相粘了廣因云若不相粘則自不須相對言得曰
便是此理難說前自與李通說話終日惜字不來聽東
之與西上之與下以至於寒暑晝夜生死皆是相反而
相對也天地間物未嘗無相對者故程先生嘗曰天地
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
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看
得來好笑廣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則不得久矣譬如飲食如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則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廣因舉釋子偈有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曰便是它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中庸章句序中着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須是看得它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廣云程子自私二字恐得其要領但人看得此二字淺近了曰便是向日王順伯曾有書與陸子靜辨此二字云佛氏割截身體猶自不顧如何却謂之自私得味道因舉明道答橫渠書云太抵人患在自私而用智

曰此却是說大凡人之任私意耳因舉下文豁然而不公物來而順應曰此亦是對說豁然而大公面說治怒便是不自私物來而順應便是不用智後處曰但於怒時遽忘其怒反觀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忘其怒便是大公反觀理之是非便是順應都是對說蓋其理自如此廣內云大極一判便有陰陽相對曰然廣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羞異味錦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晦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本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着曰此其所以粘着蓋緣處得極

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此字咤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東便與西對南便與北對無一事一物不然明道所以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終夜思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直是可觀事事如此賀孫與廣錄蓋聞同

問中庸不是截然為一庸只是中底常然而不易否曰是問明道曰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庸乃中之常理中自己盡矣曰中亦要得常此是一經一緯不可闕李蜚卿問中庸之為德程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中則直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與中如一物堅置之常如一物橫置之唯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因問曰不惟不中則不能常然不常亦不能為中曰亦是如此中而

後能常此以自然之理而言常而後能有中此以人而言問龜山言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不知將體用對說如何曰只就中庸字上說自分曉不須如此說亦可又舉荆公高明處已中庸處久之語為非是因言龜山有功於學者然就它說據它自有做工夫處高明釋氏誠有之只緣其無道中庸一截又一般人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故十項事其八九可稱若向二拘攣又做得甚事要知中中庸高明二者皆不可廢寫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即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

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着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錄云問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曰此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也中庸只是個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牽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問中庸之庸平常也所謂平常者事理當然而無詭異也或問言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以至堯舜

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無適而非平常矣竊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受湯武放伐雖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即便是經銖曰程易說太過以為太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曰正是如此銖問道之常變舉中庸或問說曰守常底固是是然到守不得處只著變而硬守定則不得至變得來合理斷然着如此做依舊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着還他一箇常變自是着還他一箇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皆以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處只得變變得是仍舊是平

常然依舊著存一箇變壽

有中必有庸有庸必有中兩箇少不得賜

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李札

中庸談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談得備

問中庸二字孰重曰庸是定理有中而後有庸問或問中

言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如何是無依曰中立最難

譬如一物植立於此中間無所依着又之必倒去問若

要植立得住須用強矯曰大故要強立德明

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與叔初本後為博

士演為講義先生又云尚恐今解是初著後撥其要為

解也方○諸家解

呂中庸文滂沛意淡洽方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曰呂

氏飽滿充實方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淡洽先生曰與

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方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

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矣

游楊諸公解中庸引書語皆失本意

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

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

有幾句走作無道理了不知是如何舊嘗看樂城集見

他文勢甚好近日看全無道理如與劉原父書說藏巧

若拙處前面說得儘好後面却說怕入來磨我且恁地

鶻突去要他不來便不成說話又如蘇東坡忠厚之至
論說舉而歸之於仁便是不柰他何只恁地做個鶻突
了二蘇說話多是如此此題自全在疑字上謂如有又
似有功又似無功不分曉只是從其功處重之有又似
有罪又似無罪不分曉只得從其罪處輕之若是功罪
分明定是行賞罰不可毫髮輕重而今說舉而歸之於
仁更無理會或舉老蘇五經論先生曰說得聖人都是
用術了明作

游文開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
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它底所以難
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難
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云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程子諸

子說處尚多辨

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錢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
說與切不可某為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
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浩

章句序

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耳鼻目四肢之
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
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
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
好底根本士

問或生於形氣之私曰如飢飽寒暖之類皆生於吾身如
氣形體而它人無與所謂私也亦未能便是不好但不

可一向徇之耳植

問人心本無不善發於思慮方始有不善今先生指入心對道心而言謂入心生於形氣之私不知是有形氣便有這箇心否曰有恁地分別說底有不恁地說底如單說入心則都是好對道心說着便是勞攘物事會生病痛底

李通以書問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氣先生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李通云形氣亦皆有善不知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舵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

氣則乃理也渠云天地中也萬物過不及亦不是萬物豈無中渠又云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也此乃伊川說然皆為養氣言養得則為浩然之氣不養則為惡氣卒走理不得且如今白說夜氣是甚大事專靠夜氣養得甚事可學云以前看夜氣多略了足以兩字故然先生曰只是一理存是存此養是養此識得更無走作舜功問天理人欲畢竟須為分別勿令交關先生曰五峯云性猶水善猶水之下也情猶瀾也欲猶水之波浪也波浪與瀾只爭天小欲豈可帶於情某問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却是先生曰是同行者謂二人同行於天理中一人曰從天理一人專徇人欲是異情下云同體而異用則大錯因舉知言多有不是處性無善惡此

乃欲尊性不知却鶻突了它胡氏論性大抵如此其文
定以下皆然如曰性善惡也性情才相接此乃說着氣
非說着性向呂伯恭初讀知言以為只有二段是其後
却云極妙過於正蒙可學

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入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
而何人自有入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
飢寒痛痒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
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
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

因鄭子上書來問入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
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竊尋中庸序以人
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蓋覺於理謂性命覺於欲

謂形氣云云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為一身之
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又知前白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
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
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為形氣所使
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
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為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
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異操之則存捨之則
亡心安有存亡此正入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
以示學者可學以為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入心而於
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入心而不知道心則固
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
是判性命為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

老之學而非虛書之所指者未知然否大雅云前輩多
云道心是天性之心人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交互取
之當否曰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則須絕滅此身而後道
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說道心後說人心大雅云如此則
人心生於血氣道心生於天理人心可以為善可以為
不善而道心則全是天理矣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
嗜欲者如所謂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也感於物而
動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故聖人
以為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
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
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饑渴
而欲得飲食以充其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

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此
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
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狠然以悖其父
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
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
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
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两心也只是義
理人欲之辨爾陸子靜亦自說得是云舜若以人心為
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
為安耳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為所雜也此言亦自是
今鄭子止之言都是但於道心下却了句說是箇空虛
無有之物將流為釋老之學然則彼釋迦是空虛之魁

饑能不欲食，寒能不假衣乎？能令無生人之所欲者，乎？雖欲滅之，終不可得而滅也。大雅

章句

問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云云曰：如何說曉得一理了，萬事都在裏面。天下萬事萬物都要你逐一理會過，方得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近世如龜山之論，便是如此，以為反身而誠，則天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萬物之理須你逐一去看，理會過，方可如何會反身而誠？天下萬物之理便自然備於我。成个甚麼？又曰：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中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許多事。聖人經書所以好看中間無此字，鏗

隙句句是實理，無此字空缺處。

問中庸如合為一理，天命之謂性，末復合為一理，無聲始合而

開其開也，有漸末後開而復合其合也，亦有漸。賜。變孫錄同。

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丟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道夫。

用之問天命之謂性，以其流行而付與萬物者，謂之命。以个物稟受者，謂之性。然个物稟受以其具仁義禮智而謂之性，以貧賤壽夭而言，謂之命。是人又兼有性命，曰命。雖是恁地說，然亦是兼付與而言。賀孫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

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又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熹

問天命之謂性章句云健順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某舊解未嘗有此後來思量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研
問木之神為仁火之神為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周古庄

率性之謂道鄭氏以金木水火土從天命之謂性說來要

順從氣說來方可冰

率性之謂道率字輕方子

率字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伊川所以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雷

率性之謂道率是呼喚字蓋曰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合而言之道也是此義雷
安卿問率性曰率非入率之也伊川解率字亦只訓循到呂與叔說循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却便以為非是至其自言則曰循牛之性則不為馬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為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爾伯羽
率循也不是人去循之呂說未是程子謂通人物而言馬

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物物各有箇理即此便是道曰總而言之又只是箇理否曰是淳

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入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淳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以率性便作修為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程子曰循性者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為馬底性又不做牛底性物物各

有這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銖

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謂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它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它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焉有焉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机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淳

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自是兼帶人物而言率性之謂道性似一箇渾淪底物道是支脉恁地物便有恁地道率人之性則為入之道率牛之性則為牛之道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無道可乎砥

天命之謂性指迥然孤獨而言率性之謂道指著於事物之間而言又云天命之性指理言之性之道指入物所行言或以率性為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做方始有也雙孫

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端蒙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又曰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義剛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伊川謂通人物而言如此却與告子所謂人物之性同曰據伊川之意入與物之本性同及至稟賦則異蓋本性理也而本賦之性則氣也性本自然及至生賦無氣則乘載不丟故必頓此性於氣上而後可以生及至已生則物自稟物之性人自稟人之氣氣最難看而其可驗者如四時之間寒暑得此氣之正當寒而暑當暑而寒乃氣不得正氣正則為善氣不正則為不善又如同是此人有至昏愚者是其稟得此濁氣太深又問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曰論性不論氣孟子也不備但少欠耳論氣不論性荀揚也不明則大害事可學問孟子何不直言氣曰孟子只是教人勇於為善前更無阻礙自學者而

言則不可不去其窒礙。正如將百萬之兵，前有數萬兵，韓白為之，不過鼓勇而進。至它人，則須先去此礙，後可與宜之。問學者治此氣，正如人之治病，曰亦不同。須是明天理，天理明則去。通書剛柔一段，亦須著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致其中。在人問惡安得謂之剛，曰此本是剛出來。語畢，先生又曰：生之謂性，伊川以為生質之性。然告子此語亦未是。再二請益曰：且就伊川此意，理會亦自好，可學。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皆是人物之所同得。天命之性，人受其全，則其心具乎仁義禮智之全體，物受其偏，則隨其品類各有得焉，而不能通貫乎全體。率性之謂道，若自人而言之，則循其仁義禮智之性而言之，固莫

非道。自物而言之，飛潛動植之類，各正其性，則亦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莫非道也。如中庸或問所說馬畜之可絡，牛鼻之可穿，等數句，恐說未盡。所舉或問蓋物之自循其性，多有與人初無干涉，多有人所不識之物，無不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此莫非道也。如或問中所說恐包未盡，曰說話難。若說得闊，則人將來又只認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等，做性却不認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底是性。因言無經，立言須要得實。如前輩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為樂堯舜之道。若如此說，則全身已浸在堯舜之道中，何用更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如前輩說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為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
一似常有一物昭然在目前不會顛下去一般此皆是
說得實所以未墜於地者只言周衰之時文武之與
童人尚傳誦得在未至淪沒先生既而又曰其既得公
說底蓋馬首可絡牛鼻可穿皆是就入看物處說聖人
脩道之謂教皆就這樣處如適間所說却也見得一箇
大體至方子錄云至之問率性之謂道或問只言馬
飛者動植各正其性與人不相干彼者何莫非道恐如
此看方是先生曰物物固皆是道如蜂蟻之微甚時胎
甚時印亦是道但立言甚難須是說得實如龜山先生
堯之道只夏葛各來飢食渴飲處便是如此則全自浸
在堯舜之道裏又何必言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黃太云
若如此說則人心道心皆是道去先生曰相似目之於
色耳之於聲鼻之於真四肢之於安佚性也底却認做
遁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

有性焉底却認不得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李光
祖乃曰日用之間昭然在是然此則只是說古今公共
底何必指文武孔子蓋是言周家典章文物未至淪沒
非是指十方常住者而言也久之復曰至之却亦有得
一箇大體
○蓋知同

問伊川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亦通人物而言脩
道之謂教此專言人事曰是如此人與物之性皆同故
循人之性則為入道循馬牛之性則為馬牛之道若不
循其性令馬耕牛馳則失其性而非馬牛之道矣故曰
通人物而言

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
服牛乘馬不殺胎不夭殄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
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

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

問集解中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謂教是專就人事上言否曰道理固是如此然修道之謂教就物上亦有箇品節先王所以成若草木鳥獸使麋類蕃殖如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

德明

問脩道之謂教曰游揚說好謂脩者只是品節之也明道之說自各有意去偽

問明道曰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

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揚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揚雄為不識性中庸却言修道之謂教如何曰性不容修脩是握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誰能便於道上行

脩道之謂教一句如今人要容後面自明誠謂之教却說作自修蓋天命謂性之性與自誠明之性脩道謂教之教與自明誠之教各自不同誠明之性堯舜性之性明誠之教由教而入者也木之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來從龜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亦不曾

為學者說破曰向來亦是看得太高今按可離非道云時息不存便是邪

妄與章句或問說不
合更詳之德明

劉敞問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却云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不可已者伊川此言是為闢釋氏而發蓋釋氏不理會常行之道只要空守着這一箇物事便喚做道與中庸自不同說畢又曰關異端說話未要理會且理會取自家事自家事既明那箇自然見得與立

楊通老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

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曰衣食動作只是物之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扇子此物也便有箇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飢

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頌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尋着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云云他便只是只

認得這箇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殺了不知佛家底活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解說得去只是都無那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曾見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它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曾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箇元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

學似箇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
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
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踈缺處又
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
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
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為
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入說話不成便以
說話者為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
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却
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
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
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

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
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為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
乃則也耳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
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方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
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
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太繁有此病
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
思否曰道是不能離底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
道時舉錄云叔重問道不可離自家固不可離然他也有不能離底意曰當參之於心可離不能離之間終不成錯行也是道因問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
便是道切謂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
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道也或謂不然其說

云乎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理也伊尹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着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着些私吝心字錄云夜來與先生履云云先生曰云云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皆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

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端蒙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是道不可須臾離履孫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

是念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

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

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

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厚錄

云問講求義理便是此心在否曰講求義理屬思慮心自動手是已發之心

劉蔽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

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

要昏了他便戒懼與立

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這處難言大段着意

又却生病只恁地略約住道着戒謹恐懼已是剩語然

又不得不如此說質孫

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發底提起在這裏。這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淳。

問：戒謹恐懼以此涵養固善。然推之於事。所謂開物成務之幾。又當如何？曰：此却在博文此事。獨脚做不得。須是讀書窮理。又曰：只是源頭正。發處自正。只是這路子上來。性德明。

問：中庸所謂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皆是為學知利行。以下底說否？曰：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

惟聖罔念作狂。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閑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如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主義剛。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兩段分明。極有條理。何為前輩都作一段滾說去。曰：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聖賢不是要作文。只是逐為次說出許多道理。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所以前輩諸公解此段。頗繁雜。無倫。都不分明。錄。

用之問：戒謹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寒。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

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慎無箇起頭處只是
普遍都用如草子有四個頭一齊用着工夫更無空缺
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
說屬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而不戒
恐謹懼只自做工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之時方如此戰戰兢兢他
是一生戰戰兢兢到死時方了個

問舊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兩句只謂人有所愧歎於中
則必見於顏色之間而不可掩昨聞先生云人所不知
而已所獨知處自然見得愈是分曉如做得是時別人
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做得不時別人未見得非
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時覺得又親切曰事之是與非

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問海小而辨於
物善端雖是方萌只是昭昭靈靈地別此便是那不可
掩處
曰是如此只是明一明了不能接續得
這意思去又暗了胡泳

周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殺心事是就人知處
言呂游揚氏所說是就已自知處言章句只說已自知
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
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掩也

問伊川以鬼神憑依語言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
隱微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來豈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蓋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
於氣者自然發見昭著如此文蔚問今人隱微之中有

不善者甚多豈能一一如此曰此亦非常之事所謂事
之變者文蔚曰且如人生積累愆咎感召不祥致有日
月薄蝕山崩川竭水旱凶荒之變便只是此類否曰固
是如此文蔚

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
不睹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功夫盡頭所以謹獨則
是專指獨處而言如莫見乎隱莫見乎微是謹獨緊切
處文蔚

黃灝謂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
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先生以為然獨

問謹獨曰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
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煮

問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
聞也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
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處只是
諸家看得自不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
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着
曰是錄

戒慎一節當分為兩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
聲視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
將然以審其幾端蒙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事廣思之便是惟精
惟一底工夫戒謹恐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底工夫
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

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廣○人傑錄云漢卿問云云先生曰不必分惟精惟一然兩段上但九事察之貴精守之貴一如戒謹恐悞是事之未形處謹獨幾之將然處不可不精察而謹守之也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雖不同若下工夫皆是敬否曰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箇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靜不是睡着了賀孫

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

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着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着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入之氣才呼便出吸便入賜

問中庸戒懼謹獨學問辨行用字之終始曰只是一箇道理說着要貼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又問是敬否曰說着敬已多了一字但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賀孫

問不聞不睹與謹獨如何曰獨字又有箇形迹在這裏可
謹不聞不見全然無形迹暗昧不可得知只於此時便
戒謹了便不敢卓

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
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謹
獨是已思慮已有此小事已接物了我謹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是未有事時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太綱說子思又就裏
面剔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太抵前聖所說底後人
只管就裏面發得精細如程子橫渠所說多有孔孟所
未說底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

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
許多詳備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是氣化否曰凝結成
人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
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
寓○可學錄云謹獨已見於用孔子言語只是混合說
子思恐人不曉又為之分列大凡古人說話一節開一
節如伏羲易只就陰陽以下至孔子又推本於太極然
此曰易有太極而已至濂溪乃畫出一圖康節又論畫
前之易

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閤室不欺
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特如
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
椿

問謹獨章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上兩句是程子意下兩句是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是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廣

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看莫見莫顯則已是先形了如何却說迹未形幾先動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這是大綱說賀孫

呂子約書來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滾作一段看其答它書江西諸人將去看頗以其說為然彭子壽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須臾離且是大體說到謹獨處尤見於接物得力先生又云呂家之學重於守舊更不論理

德明問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道之體段如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下面君子戒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是做工夫皆以是故二字發之如何滾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極者德明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止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謹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

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問祖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足存養工夫莫見乎隱以
下是檢察工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
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
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故字便是方說入
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大雅

問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或問中引聽於無
聲視於無形如何曰不呼喚時不見時常準備着德明
指坐閣問曰此處便是耳目所睹聞隔窗便是不可睹也
曰不然只謂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
似須盡塞其來路次曰再問不睹不聞終未整曰此須

意會如或問中引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
要於未兆朕無可睹聞時而戒懼耳又曰不睹不聞
是提其大綱說謹獨乃審其微細方不聞不睹之時不
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
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
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德明

問林子武以謹獨為後以戒懼為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
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字天
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
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
恐懼曰上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
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沫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

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
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
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
內言之以及於外問其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
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

問胡泳

問中庸工夫只在戒謹恐懼與謹獨但二者工夫其腦頭
又在道不可離處若能識得全體大用皆具於心則二
者工夫不待勉強自然進進不已矣曰便是有箇頭腦
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古人因其冠
之章首蓋頭腦如此若識得此理則便是勉強亦有箇
着落矣又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

其至也此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
思之頗看得透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
堯舜病博施為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
二事如此元不曾說着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
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皆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之類真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
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為知出
則事父事人則事父克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
於我哉此是聖人不敢以為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
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
又問以實事言之亦有可言者但恐非立教之道先生
問如何曰夫子謂事君盡禮人以為誦相定公時甚好

及其受女樂則不免於行是事君之道猶有未孚於人者又如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說則是不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傑共父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情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時舉○以

答徐彥章問中和云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鄉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酬酢萬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相凌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為不和便自有礙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中節曰學者安得便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此所以責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為難也道夫

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道怎生地這箇心纔有這事便有這箇事影見纔有那事便有那箇事影見這箇本自虛靈常在這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須恁地方能中節只恁地

黑淨淨地在這裏如何要得發必節質孫

中和亦是承上兩節說閑祖
中性之德和情之德

喜怒是陰陽發各有中節不中節又是四象黃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亦有此

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眾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

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眾人於

未發昏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選他做未發若論原

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

自其未感全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

和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看不曾知得溥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

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

然如槁木其耳自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

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寓錄云不知此曰喜

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

如此溥寓錄云其形體之行動則自若

未發之前萬理備具纔涉思即是已發動而應事接物雖

萬變不同能省察得錯於理處蓋是吾心本具此理皆

是合做底事不容外安面旋排也今說為臣必忠為子必

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

也兼人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然

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二

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便湏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是知是用只管夾雜相滾若以為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昏濁為私欲所勝客來為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非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端蒙

已發未發只是說心有已發時有未發時方其未有事時

便是未發纔有所感便是已發却不要泥着謹獨是從戒謹恐懼處無時無處不用力到此處又須謹獨只是一體事不是兩節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湏窮理之功方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口說去信脚行夫如何會中節

問中庸一篇學者求其門而入固在於謹獨至下文言中之已發未發者此正根本處未發之時難以加毫末之功當發之際欲其中節不知若何而用工得非即其所謂戒謹恐懼莫見乎隱之心而乃底於中節否曰謹獨是結上文一節之意下文又自是一節發明中與常行

之道欲其中節正當加謹於欲發之際佐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
停當當在中間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
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
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
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
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之所以能無過
不及也銖

問渾然不待勉強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
處因言滎陽王哀樂過入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
亦直是樂情性之變如此之易不相其德故也素
問未發之中寂然不動如何見得是中曰已發之中即時

中也中節之謂也却易見未發更如何分別某舊有一
說謂已發之中是已施去者未發是方來不窮者意思
太故猛要之却是伊川說未發是在中之義最好大雅
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言在裏面底
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問伊川又云只喜怒哀樂未發
便是如何說不發曰是言不曾發時德明

伊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
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喜怒哀樂未發無所偏倚此之謂
中也性也寂然不動言其體則然也大本則以其無不
諫徧而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由是出焉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喜怒哀
哀樂之發無所乖戾此之謂和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

事則然也達道則以其自然流行而理之由是而出首無不通焉先生後來說達道意不如此○端蒙

喜怒哀樂未發程子敬而無失之說甚好祖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夫

即所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抵未發已發只是一

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

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傑人

因論呂與叔說中字太本差了曰他底固不是自家亦要

見得他不是處文蔚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乃在中之

義他引虞書允執厥中之中是不知無過不及之中與

在中之義本自不同又以為赤子之心又以為心為甚

不知中乃喜怒哀樂未發而赤子之心已發心為甚孟

子蓋謂心欲審輕重度量長短甚於權度他便謂允言心

者便度量輕重長短權度有所不及尤非孟子之意即

此便是差了一曰如今點檢他過處都是自家却自要識

中文蔚曰伊川云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發自

中節矣今學者能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中而謹獨

於隱微之際則中可得矣曰固是如此亦要識得且如

今在此坐卓然端正不側東不側西便是中底氣象然

人說中亦只是大綱如此說比之大段不中者亦可謂

之中非能極其中如人射箭期於中紅心射在貼上亦

可謂中終不若他射中紅心者至如和亦有太綱與微

和者比之大段垂疾者謂之和則可非能極其和且如

喜怒哀合喜三分自家喜了四分合怒三分自家怒了四

分便非和矣蔚

問呂氏言中則性也或謂此與性即理也語意似同銖疑不然先生曰公意如何銖曰理者萬事萬物之道理性皆有之而無不具者也故謂性即理則可中者又所以言此理之不偏倚無過不及者故伊川只說狀性之體段曰中是虛字理是實字故中所以狀性之體段銖曰然則謂性中可乎曰此處定有脫誤性中亦說得未盡銖因言或問中此等處尚多略為說破亦好先生曰如何解一嚼飯與人喫銖

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說得亦好德明錄云伊川不以此說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為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夫

太聰明看道理不仔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箇萌芽更在後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處推得出來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

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稍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又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

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淪

先生問錄曰伊川說善觀者却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錄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養工夫先生曰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且四平着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宜應接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與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尋已發展轉多了一層却是反鑑者來此語只說得聖人之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是就事物上說理

却不曾說得未發時心後來伊川亦自以為未當銖曰
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字而主靜為本靜而存養方始動
而精明曰只為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
兄弟說得已發事太猛了銖曰先生中和舊說已發其
義先生因言當時所見次第云云銖

龜山說喜怒哀樂未發似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當以所論湖南問答呈先生先生曰已發未發不必太泥
只是既涵養又省察無時不涵養省察若戒懼不睹不
聞便是通貫動靜只此便是工夫至於謹獨又是或恐
私意有萌處又如緊切若謂已發了更不須省察則亦
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發後省察今湖南諸說却是
未發時安排如何涵養已發時旋安排如何省察
錄云

存養省察是通貫乎已發未發功夫未發時固要存養
已發時亦要存養未發時固要省察已發時亦要省察
只是要無時不做工夫若謂已發後不當省察不成便
都不照他胡季隨謂譬如射者矢傳弦上放欲求中
則其不中必矣某謂內志正外体直觀梁
取親所以可中豈有便閉目放箭之理備

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
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
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
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撥及至
遇險處便如此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任
地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未發時
着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
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功夫

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功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推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孰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箴

論中。五峯與曾書。曰書。朱中庸說。易傳說感物而動不可無動字自是有動有靜。據伊川言中者寂

然不動明分。未發意亦與戒慎恐懼相連然以更提超有言此大本雖庸聖皆同但庸則憤憤聖則湛然某初言此者亦未嘗雜人欲而說庸也。如說性之用是情心即是貫動靜却不可言性之用。在中只言喜怒哀樂未發是在中如言一箇理本後方就時上事上說過與不及之中呂當初便說在中為此時中所以異也

在中之義大本在此此此此至如說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亦有不倚倚氣象方

問中庸或問曰若未發時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此是無形影不可見否曰未發時偽不偽皆不可見不特赤子此大人亦如此淳曰只是大人有主宰赤子則未

有字字曰然淳

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耳自當亦精明而不可亂如平常
着衣喫飯是已發是未發曰只心有所主着便是發如
着衣喫飯亦有此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恁地便是已發

剛同

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為無陽之說如何曰雖十月為坤
十一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二十分
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爾故十月謂之陽月
蓋嫌於無陽一身始至坤亦然曰然則陽畢竟有盡時
矣曰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其間不容息也廣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曰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倚
於一方只是在中間又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

這事合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
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見
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哀樂不中節
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為合當喜怒天下以為合
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
說得張皇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
不是那底在又工夫却在致中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
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
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也太段着脚手不得
若太段着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慎不睹恐懼不
聞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略略
地約住在這裏又問發須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

是因說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
敢忘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忘地看致中以下
致中和須兼表裏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
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錄
致中和所謂致和者謂心事皆欲中節若致中工夫如何
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
旁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操則在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
乃致和也傑

周樸純仁問致中和字曰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且如
此煖閣人皆以火爐為中亦是須要去火爐中尋箇至
中處方是的當又如射箭纔上紅心便道是中亦未是

須是射中紅心之中方是如致和之致亦同此義致字
工夫極精密也自

問未發之中是渾灑底發而中節是渾淪底散開致中和
注云致者推而至其極致中和想也別無用功夫處只
是上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與謹其獨便是致中和底
工夫否曰致中和只是無些子偏倚無些子乖戾若太
段用倚靠大段有乖戾底固不是有此子倚靠有此子
乖戾亦未為是須無此子倚靠無此子乖戾方是致中
和至

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省
察是動工夫動時是和才有思為便是動發而中節無
所乖戾乃和也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

見天地之心，始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良之一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祖道

問中有三義，不偏不倚在中之義也。無過不及，隨時取中，也無所偏倚，則無所用力矣。如呂氏之所謂執揚氏之所謂驗，所謂能是皆欲致力於不偏不倚之時。故先生於或問中辨之最詳。然而經文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之一字，豈全無所用其力耶？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凡言致字，皆此意。如大學之致知，論語學致其道是也。致其中，如射相似，有中貼者，有中梁者，有中紅心之邊量者，皆是未致。須是到那中心方始為致。致和亦然，更無毫釐絲忽不盡，如何便不用力得問先

生云：自戒謹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突，則天地可位。所謂約者，固異於呂楊所謂執謂驗所謂體矣。莫亦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放失，只是要存得。問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是此意否？曰：然。伊川所謂只平白涵養，底便是也。拈。備錄云：問致至其極之謂云云。問呂氏所謂執揚氏所謂驗，所謂體或問辨之已詳。延平却云：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氣象為如何。驗字莫亦有偏倚之失否？曰：只是要於平日間，知得這箇，又不可是。此皆地都不可也。

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怒一人而罰，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於鯨鱓，樂於英材，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應相

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哀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
那處尋實理流行子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

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時

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

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

大夫便不致中和學之為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

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

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

有太平之時三公燮理陰陽須是先

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

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

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如升

元思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指在上者而言孔子如

何曰孔子已到此地位學可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人介之士如

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

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

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為在此

理故也賜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今

人不肯恁地說須要說入高妙處不知這箇極高妙如

何做得到這處漢儒這幾句本未看病只為說得迫

切了。他硬說做其事，即有此，應這致，便得人，不信處。位
問：靜時無一息之不中，則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
此乎位矣。言陰陽動靜何也？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
有定所。此未有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問：未
能致中和，則天地不得而位，只是日食、星隕、地震、山崩
之類，否？曰：天變見乎上，地變動乎下，便是天地不位，明
問：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
者，既且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
能救也哉？如此，則前所謂力者是力，分之力也。曰：然。又
問：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
物不害為安泰。且以孔子之事言之，如何？是天地萬物
安泰處。曰：在聖人之身，則天地萬物自然安泰。曰：此莫

是以理言之，否？曰：然。一家一國莫不知是，廣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
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
銖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終

重録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三

中庸二

第二章

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

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剛

問時中曰自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

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

人把得定炎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

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孫

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

之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

典禮此方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詩而不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是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籠侗如何到行處分明

問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蓋君子而能擇善者曰有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為賢知之過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然則小人而猶知忌憚還可似得愚不肖之不及

否曰小人固是愚所為固是不肖然畢竟太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然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為惡猶較得些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也以此知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為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

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中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中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

廣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過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禮義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

以中對和而言則中者體和者用此是指已發未發而言以中對庸而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時中執中之中以中和對中庸而言則中和又是體中庸又是用

或問字思稱夫子為仲尼曰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云

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

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

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卓

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為伯某甫可以釋所疑

第四章

子思不字仲尼之說顯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

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

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

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

不過而道所以明舜聖矣而好問好察述言則非知者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緣他

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

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

是

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

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箇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

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德地便說得順今却德地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果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德地及見得後也只德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善行後都不丟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義剛

問楊氏以極高明而不道中庸為賢知之過道中庸而不極高明為愚不肖之不及曰賢者過之與知者過之自是兩般愚者之不及與不肖者之不及又自是兩般且先理會此四項今有着落又與極高明道中庸之義全不相關况道中庸最難若能道中庸即非不及也大必

第六章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廣孫同賀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耻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

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
之知而愈愚也備

執其兩端之執如俗語謂把其兩頭節

執其兩端是招轉來取中定說在後

或問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曰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

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在那裏盡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

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

中輕重亦然

兩端不專是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賞一人或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執

此兩端而求其恰好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為不中則

是無商量了何用更說執兩端剛

問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當厚則厚當薄則薄為中否曰

舊見欽夫亦要恁地說某謂此句只是將兩端來量度

取一箇恰好處如此人合與之百錢若與之二百錢則

過與之五十則少只是百錢便恰好若當厚則厚自有

恰好處上面更過厚則不中而今這裏便說當厚則厚

為中却是躡等之語或問伊川曰執謂執持使不得行

如何某說此執字只是把此兩端來量度取中曰此執

字只是把來量度至

問註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曰兩端是兩端盡處如

要賞一人或言萬金或言千金或言百金或言十金自

家須從十金審量至萬金酌中看當賞他幾金賜

才鄉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
有一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爲中
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
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
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
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
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爲中則其中間如何
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
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
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
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
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

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
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
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
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
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
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
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才鄉
云或問中却說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
不及而爲中也故必兼摠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
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爲過下一端之爲不
及而兩者之間之爲中如先生今說則或問半折之說
亦當改曰便是某之說未精以此見作文字難意中見

得了了及至筆下依舊不分明只差此字便意思都錯了
故云故必兼摠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云云如此語方無病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它說無一毫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摠括包盡無一善之或遺備
一作才辨問或問以程子執把兩端使民不行為非而先生所謂半折之上一端為過下一端為不及而兩者之間為中悉無以異於程說口非是如此隱惡揚善惡底固不問了就衆說善者之中執其不同之極處以量度之如一人云長八尺一人云長九尺又一人云長十尺皆長也又皆不同也不可便以八尺為不及十尺為過而以九尺為中也蓋中處或在十尺上或在八尺上不可知必就三者之說子細量度看那說

是或三者之說皆不是中自在七尺上亦未可知然後有以見夫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三者之間為中也半折之說誠為有病合改云云
舜其大知知而不過慕行說仁在其中矣回擇乎中庸兼知說索隱行怪不能擇不知半塗而廢不能執不仁依乎中庸擇不見知而不悔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手衆舜取諸人豈是信來行將去其常見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來都不消得如此聖人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驚駘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都不用動脚便到千里只是它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上說
賜大知章是行底

意多田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又問擇字舜分上美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意不擇實見諸友如論聖賢等級這都不消得也依舊是這道理且如說聖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較容易如千里馬云只是他行得較快爾而今且學他如何動脚

第八章

問顏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不大故着力孫正淳問呂氏云顏子求見聖人之止或問以為文義未安人傑錄云若曰求得曰此語亦無大利害但橫渠錯認未見其止為聖人極至之地位耳作中道亦得或只作極字亦佳備呂氏說顏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

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些滲漏

第九章

中庸不可能章是賢者過之之事但只就其氣象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錄問天下國家可均此三者莫是智仁勇之事否曰它雖不曾分看來也是智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智仁勇且如顏子瞻前忽後亦是未到中庸處問卓立處是中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賜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

都無所倚着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孫賀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踏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楊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

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源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沾激毫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雅大

第十章

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個

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倘
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
和而不流以下學問做出來曰是孫
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西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
易得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
難變如西北之強勁正如此時因論南方之強而此○義剛
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此北方之
強是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為理義之強何為君子居
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
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又問和而不流中立
而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至死不變此
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

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
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
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又問以舜聰明睿智
由仁義行何待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又須執兩端
而量度以取中曰此所以為舜之大知也以舜之聰明
睿智如此似不用著力乃能下問至察通言又必執兩
端以用中非大知而何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錄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
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
中而獨立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本錄云柔弱底中立
而不倚方見硬
健處○義剛
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為強祖

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辨或聲色貨利執著一邊，便是倚著立到中間，久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震。

或問中立而不倚曰：當中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把捉不住，久後畢竟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要強矯于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謙

中立而不倚曰：凡人中立，而無所依，則必至於倚著不兼，則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人氣弱，不能自持，它若中立，必有二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此正說強處強之為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錄

強哉矯，贊歎之辭。古注矯強貌，傑人。

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備。

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可也。冰

第十一章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素，隱似亦有理，鈎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素隱讀亦有理。素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明德

問索隱集注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宋異之類是否曰
漢儒宋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
後漢識緯之書便是隱僻場
素隱行_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
見知而不悔能執也祖閱
問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何以為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
為他知處不曾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
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
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又曰依乎中庸_不見知而
不悔此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
意_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錄

第十二章

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
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
所及者
問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如何曰形而下者
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
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
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微妙也錄
費是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或曰李文謂費是事物之
所以然其以為費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這箇
也硬殺裝定說不得湏是意會可笑以物與理對言之
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
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熹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傑人君子之道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為隱以和為費得其名處雖是效亦是費君子之道四亦是費節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費有極意至意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不能知不能行如夫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已上難曉者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也端蒙

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去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地間固有不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乃凡人也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節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設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諸公親得程子而師之都差了溥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竊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太德必得其位孔子

語類

卷六十三

十一

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曰：未能一，此是大倫。太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先，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僕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

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而言之。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所謂莫能破，則足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內，亦是說其至小無去處了。曰然，至莫能破，只是至小無可下手處，破它不得。

問：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曰：如云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意

問：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句是古語，是自做。曰：楚詞云：其小無內，其大無垠。至

鳶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

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始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淳。

問：鳶飛魚躍之說，曰：蓋是分明見得道體隨時發見處。察者著也，非察察之察。夫為錄作非詩中之意，本不為此。

中庸只是借此兩句形容道體。詩云：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其無道理。記注訓胡字最妙。

問：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若鳶魚初不自知，察只是著天地明察亦是著也。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細微及其至也著乎天地至謂
量之極至法

鳶飛魚躍兩句問曰莫只是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
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
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固是又曰恰似樽
家云青青綠竹真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語端
皆是費如鳶飛亦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為費者試討
箇費來看○又曰鳶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
躍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
節

問鳶飛魚躍集注一段曰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
物使得它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

只從這裏收一收謂心這箇便在賜

問鳶飛魚躍如何與它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曰孟子言勿
忘勿助長本言得粗程子却說得細恐只是其語句
耳如明道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正當
處者謂天理流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
勿忘勿助長者亦非立此在四邊做防檢不得犯者蓋
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欽夫論語中誤認其意
遂曰不當忘也不當助長也如此則拘束得曾點更不
得自在却不快活也必大

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聽
邠老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詩中與子思之言如何曰詩
中只是興周王壽考遐不作入子思之意却是言這道

言
理昭著無乎不在上面也是恁地下面也是恁地曰程子却於勿忘勿助長處引此何也曰此又是見得一箇意思活潑潑地曰程子又謂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何也曰言實未會得而揚眉瞬目自以為會也弄精神亦本是禪語端
子合以書問中庸焉飛魚躍處明道云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惟上蔡看破先生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曰焉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亦言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焉必矣於天魚必躍於淵可
焉飛魚躍其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

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焉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焉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悚動人處炎
焉飛魚躍上文說天地萬物處皆是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也道體無所不在
又有無窮意思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上焉下魚見者皆道應之者便是明道答橫渠書意是勿忘勿助長即是私意著分毫之力是也○弄精神是操切做作也所以說知此則入堯舜氣象○不與天下事對峙育物意思也○理會焉飛魚躍只上蔡語二段明道語二段

看○上蔡言與點意只是不矜負作為也五峯說妙處只是弄精神意思○察字亦作明字說欽夫却只說飛躍意與上文不實○

問先生舊說程先生論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兩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初無疑滯倚着之意今說却是將必有事焉作用功處說如何曰必是如此方能見得這道理流行無礙也銖

問中庸言費而隱文蔚謂中庸散於萬事即所謂費惟誠之一字足以貫之即所謂隱曰不是如此費中有隱隱中有費凡事皆然非是指誠而言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其中無非實理洒掃應對酬酢萬變莫非誠

意寓於其間是所謂費而隱也曰不然也為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湏是於此自有所見因謂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證謝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一事且謂千人之言各有著落文蔚曰明道之意只說天理自然流行上蔡則形容曾點見道而樂底意思先生默然又曰今且要理會必有事焉將自見得文曰非是有事於此却見得一箇物事在彼只是必有事焉便是本色文蔚曰於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己者即此便是曰今且虛放在此未湏強說如虛著一箇紅心時復射一射以後自中子思說為飛魚躍今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它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送教它

飛艇教它躍皆不可又曰如今人所言皆是說費隱元
說不得所謂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兩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廢物露生無非教也孔
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是也文

問必有事焉在孟子論養氣只是謂集義也至程子以之
說為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耳曰孟子所謂必
有事焉者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
非便以此句為集義之訓也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
存而天理流行之妙耳只此一句已足然又恐人大以
為事得重則天理反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
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禪去廣云所謂易說得近禪者莫

是如程子所謂事則不無擬心則差之說否曰也是如
此廣云若只以此一句說則易得近禪若以全章觀之
如費而隱與造端乎夫婦兩句便自與禪不同矣曰須
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他釋氏也說佛事
門中不遺一法然又却只如此說看他做事却全不知
此廣云舊來說多以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及為飛
魚躍為道之隱所以易入於禪唯謝氏引夫子與點之
事以明之實為精切故程子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言樂而得其所也蓋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要使萬物各得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曰曾點他於事事物物上真箇見
得此道理故隨所在而樂廣云若釋氏之說為可以躍

淵魚可以戾天則反更逆理矣曰是他須要把道理來
倒說方是玄妙廣云到此已兩月蒙先生教誨不一而
足近來靜坐時收斂得心意稍定讀書時亦覺頗有意
味但廣老笑望先生痛加教誨先生笑曰某亦不敢不
盡誠如今許多道理也只得恁地說然所以不如古人
者只欠箇古人真見爾且如曾子說忠恕是他開眼便
見得真箇可以一貫忠為體恕為用萬事皆可以一貫
如今人須是對冊子上安排對副方始說得近似少間
不說又都不見了所以不濟事正淳云某雖不曾理會
禪然看得來聖人之說皆是實理故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夫夫婦婦皆是實理流行釋氏則所見偏只管向上
去只是空理流行爾曰他雖是說空理然真箇見得那

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理然却只是說耳初不曾真
箇見得那實理流行也釋氏空底却做得實自家實底
却做得空緊要處只爭這些子如今伶俐者雖理會得
文義又却不會真見質朴者又和文義都理會不得譬
如撐船着淺者既已着淺了省如何撐無緣撐得動此
須是去源頭決開放得那水來則船無大小無不浮矣
端迅之說文章亦說到此故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
則物之小人皆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修治底工夫否曰存
養與究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
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
那窮得底廣

問語錄云為飛矣天魚躍于淵此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之意同或問中論此云程子離人而言直以此形容天
理自然流行之妙上蔡所謂察見天理不用私意蓋小
失程子之本意據上蔡是言學者用功處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之時平鋪放著無少私意氣象正如此所謂魚
川沫而鳥雲飛也不審是如此否曰此意固是但他說
察字不是也聽

楊氏解為飛魚躍處云非體物者孰能識之此是見處不
透如上蔡即云天下之至顯也而楊氏反微之矣方
問或問中謂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
瞶迷惑無所底止所謂其說者莫是指揚先生非體物
不遺者其孰能察之之說否曰然不知前輩讀書如何

也德函莽據體物而不遺一句乃是論鬼神之神德為萬
物之體幹耳今乃以為體察之體其可耶廣

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
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察字同意
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至

問上下察與察乎天地兩箇察字同異曰只一般此非觀
察之察乃昭著之意如文理密察天地明察之察經中
察字義多如此廣閱祖錄云事地察天地明察上下

亞大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
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
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蓋有妻子
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

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祖杜
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端
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源史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二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說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所將去更無些子障礙又且句句有著

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知者過之曰看得莊子比老子倒無老子許多機械曰亦有之但老子則猶自守箇規模子去做到得莊子出來將他那窠窟盡底掀番了故他自以為一家老子極勞攘莊子較平易廣
公晦問君子之道費而隱云許多章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莫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人多分畫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何嘗隱來又問此章前說得恁地廣大末梢却說造端乎夫婦乃是指其切實做去此吾道所以異於禪佛曰又須看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聖人說許多廣大處都收拾做實處來佛老之學說向高處便無工夫聖人說箇本體如此待做處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緣他本體充滿周足有些子不是便虧了它底佛是說做去便是道道無不存無適非道有一二事錯也不妨

第十三章

問道不遠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莫是一章之綱自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剛義人之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祖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

是復得入道了更何用治它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孫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為善不也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曰非然也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了這須看他上文它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它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

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它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
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
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
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
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它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
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
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
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晚而視之猶以
爲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
之別放去叔回只在這些字何用別處討故中庸一書
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何只是說
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它從上頭說下來

只是此意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
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我
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
之事君者盡忠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
則在此矣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
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
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
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
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個

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
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此衆人不是說不好底人

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語如何曰此語似亦未穩舉時
蜚卿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遠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
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夫道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
般未是自然所以遠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
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

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
來便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
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
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錄

第十四章

行險僥倖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
不當得憫

第十章

問鬼神之神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
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行力

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神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
遺也升鄉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
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
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
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
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

備

誠者實有之理體物言以物為體有是物則有是誠端
 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
 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
 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
 實屈伸是實伸屈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
 可掩如此銖

問鬼神上言二氣下言祭祀是如何曰此體物不可遺也
 體物是與物為體炎

林一之問萬物皆有鬼神何故只於祭祀言之曰以人具
 是理故於人言又問體物何以引幹事曰體幹是主宰
 按體物是與物為體幹事是與事為幹皆倒文。可學

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不曰屈
 伸往來陰陽合散而曰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以
 為萬物之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銖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
 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
 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
 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
 人會之為一也廣

問鬼神之德其盛矣乎此止說嗻吸聰明之鬼神末後却
 歸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其上是如何曰
 惟是齊戒祭祀之時鬼神之理著若是他人亦是未曉
 得它須道風雷山澤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泥塑底

又足一般鬼神只道有兩樣鬼神所以如此說起又歸
向親切明著處去庶幾人知得不是二事也漢卿問鬼
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
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
用而言也今又須從良能功用上求見鬼神之德始得
前夜因漢卿說箇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甚高之意
親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
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衆戶還賽祭享時或有肅然如
陣風俗呼為旋風者即此意也因及修養且言甚弘死
感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此亦是漢卿所說虎威之類
賀孫云應人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但或散或微
不似此等之精悍所謂伯有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也

曰亦是此物稟得魄最盛又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
睛助魂藥多用龍骨魄屬金金西方主肺與魄虎是陰
屬之最強者故其魄最盛魂屬木木東方主肝與魂龍
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魂最強龍能駕雲飛騰便是與
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魄合雖是物之最強盛然皆
墮於一偏惟人獨得魄因言古時所傳安期生之徒皆
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內肉骨皆已融
化為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
之說然父之漸漸消磨亦漸盡了渡江以前說甚呂洞
賓鍾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
馬血人戰鬪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
忽見明滅之火橫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
其皆似人形髣髴如廟社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

不足畏，宰我問鬼神，一章最精密，包攬得盡，亦是當時

弟子記錄得好。

問中庸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後意不答，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問昭明焄蒿悽愴，是人之死氣，此氣會消了，曰：是問伸底，只是這既死之氣復來，伸否？曰：這裏便難恁地說。這伸底，又是別新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其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

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亦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下章自恁地說，忽然中間插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為飛魚躍底意思，所以未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實理也。

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問便是陰陽去來，曰：固是問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又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事，釐然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

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又云如夏月嘔出固不見
冬月嘔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陽秋冬陰以
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以熱湯入放熱湯裏去都不覺
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湯梳放水裏去便可見又問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曰只是這
箇氣所謂昭明焄蒿悽愴者便只是這氣昭明是光景
焄蒿是蒸袞悽愴是有二般感入使人慘慄如所謂其
風肅然者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疑也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章句
或問鬼神者造化之跡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
迹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可得聞何也

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
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又有也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猶今時惡氣中入使
得人恐懼悽愴此百物之精爽也孫賀
蕭增光問鬼神造化之迹曰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
迹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譬如
一身生者為神死者為鬼皆一氣耳雉
鬼神者造化之迹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
屈伸者是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橫渠物之始
生一章尤說得分曉蒙端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
排布置故曰良能也蒙端

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
直卿問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在渾淪在這裏張子
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
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爲他渾淪在那裏問丘曰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
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它
此語落著主在鬼神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
揜處竊疑謂鬼神爲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
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
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
此理必有此氣夫道
問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此莫是造化不可見唯於其氣之

屈伸往來而見之故曰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此莫是
言理之自然不待安排曰只是如此蒙
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
也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漸大漸
漸長成極至了便漸漸衰耗漸漸散言鬼神自有迹者
而言之言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識孫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
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
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
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魄即神也而屬乎陽耳自鼻口
之類爲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爲物精與氣合而
生者也遊魂爲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謨

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
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九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
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
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
亦有神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
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
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
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
此總言神游魂為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
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問性情功效固是有性情便有效效有功效便有性情然
所謂性情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否所謂功
效者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
德廣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
煮

問性情功效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審所謂功效者何謂
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問魄
守體有所知否曰耳自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
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為
此况祭亦有報魄之說

問鬼神之為德只是言氣與理否曰猶言性情也問章句

說功效如何曰鬼神會做得這般事因言鬼神有無聖人未嘗決言之如言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於彼乎於此乎之類與明道語上蔡忍賢問某尋之意同問五廟七廟迺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嗔吸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神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此故不難曉惟人已死其事有幾所以難說德明問南軒鬼神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此語如何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道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了鬼神之為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侯氏以德別為一物便不是

問章句謂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曰橫渠謂二氣之良能何謂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曰伸是神屈是鬼否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這道理圓只就中分別德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曰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曰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煙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魄人之語言

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
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
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
力不強記事不足其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
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戲不定疊亦是魄不足
淳

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
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
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

問侯氏中庸曰樞攝天地斡旋造化闔闢乾坤動役鬼神
日月由之而晦明萬物由之而死者誠也此語何謂
曰這箇亦是實有這理便如此若無這理便都無天地

無萬物無鬼神不是實理如何微之顯誠之不可拚
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
一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
迹恁地淳因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老氏語
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問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
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
見其如此耳曰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
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
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生這枝
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
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曰世
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

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它氣未盡故憑
依如此又有是氣死後氣未消盡是它當初稟得氣盛
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使生人物游魂為
變便無了如人說神仙古來神仙皆不見只是說後來
神仙如左傳伯有為厲此鬼今亦不見問自家道理正
則自不能相干曰亦只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能配
義便餒了問謝氏謂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
此句已是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
這大樹有種子一地上出又成樹便即是那大樹也海
或問頗于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
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事曰
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為無古人因

甚如此說若以為有又恐賢問其尋其說甚當也

問中庸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為道不
在乎遠當即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
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當隨其所居之
分而取足於其身曰此兩章太綱相似曰第十五章又
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費而隱蓋論
君子之道則即入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
論鬼神之道則本入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
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

第十七章

問因其材而篤焉曰是因材而加厚此字節

問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友而流散曰覆曰物若扶植種在

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入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殊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賀孫錄云：漢卿問栽培傾覆，以氣至何，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且物之生時，自節節長，料去恰似有物扶持也。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箇物推倒它，理自如此。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于民，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賀孫錄云：上面雖是疊將來，又曰：嘉樂詩，下章又却此教語，却轉得意思好。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意甚好。然此亦

其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也。廣○賀孫錄同

第十八章

問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固見得天道之極致。至文王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此殆非人力可致，而以為無憂何也？曰：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言無憂如舜太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耳。又曰：追王之事，今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如二年之喪，諸家說亦有少不同。然亦不必如呂氏說得太密太緊，只是說三年之喪通乎天子云云，本無別意。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揚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

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
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壽
問周公成文武之德追主太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
太傳武成言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大王王季金縢冊乃生大王王季大傳言牧野之尊追主
歷文王王季疑武王時已追主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依
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
可證姑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
制禮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主服衾冕祀先公服
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
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旒王與諸侯不同天
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
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銖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大王王
季文王故追主三王至於組紕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
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
衾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
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
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
至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
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
之可也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略曰然親
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太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
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

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卿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
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為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因言大凡禮制欲行於今須有一箇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於人自是不可行不曉他周公當時之意是如何孔子嘗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想亦是厭其繁文蔚問伯叔父母古人皆是期喪今禮又有所謂昭

制周期服然則期年之內當服其服徃徃今人於此多簡略曰居家則可居官便不可行所以當時橫渠為見天祺居官凡祭祀之類盡令天祺代之他居家服喪服當時幸而有一天祺居官故可為之萬一無天祺則又當如何便是動輒窒礙難行文蔚曰今不居官之人欲於百日之內略如居父母之喪期年之內則服其服如何曰私居亦可行之文
正淳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不葬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約之禮方子錄云左氏定禮皆當時節制之談據不得無足取者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賀孫云如陳鍼子送女先配後

祖一段更是沒分曉古者那曾有這般禮數白便是他
記禮皆差其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箇曉事該博會
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却是箇不曉事底儒者故其
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下得語恁地鄭重廣錄云只是說得或
熟鄭重滯泥正如此俗賀孫因舉公羊所斷謂孔父義
所謂山東孝况是也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食言最是斷得好曰然
賀孫又云其間有全亂道處恐是其徒插入如何曰是
他那不曉事底見識便寫出來亦不道是不好若左氏
便巧便文飾回互了或云以蔡仲廢君為行權衛輒拒
父為尊祖都不是曰是它不曉事底見識只知道有所
謂嫡孫承重之義便道孫可以代祖而不知子不可以
不父其父嘗謂學記云多其訊誣云訊猶問也公穀便

是多其訊沒緊要處也便說道某言者何某事者何孫

廣錄同方子錄略

問中庸解載游氏辨文王不稱王之說正矣先生却曰此
事更當考是如何曰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
有惟九年木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甚時數起
若謂文王固守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為
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
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
紀年以為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
皆以為自虞芮質成之後為受命之元年廣

第十九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則一人先舉解獻賓

賓飲畢即以觶授于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迤迤相承
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
故曰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廣

旅酬是客先勸主人主人復勸客客又勸次客次客又勸
第三客以次傳去如客多則兩頭勸起

問酬道飲也曰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又自酌而

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

一盃疑後世所謂倍食於賓者此也

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

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

諺云主人倍食于賓疑即此意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

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

否曰其太節目則已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
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胙胙
與酢昨字古人皆通用廣

漢鄉問導飲是如何先生歷舉儀禮獻酬之禮旅酬禮下

為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史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

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

至於沃盥所謂逮賤者也旅酬後樂作獻酬之俎未徹

賓不敢旅酬酒賓莫不舉至旅酬亦不舉更自有一

盞在右為旅盞也受胙者古者胙字與酢字通受胙者

猶神之酢已也周禮中胙席又作昨昔之昨謂初未設

只跪拜徹後方設席周禮王享先公亦如之又舉尸飲

酢之禮其特祭每獻酬酢甚詳不知合享如何周禮旅

酬六尸古者男女皆有尸女尸不知廢於何代杜佑乃謂古無女尸女尸乃本夷虜之屬後來聖人革之賀孫因舉儀禮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是古男女皆有尸也先生因舉陶侃朝南昌南康每年祭祀堂上設神位兩廂設生人位凡為勸首者至祭時具公服設馬來儀狀甚盛至于廟各就兩廂之位其奉祭者獻飲食一同神位之禮又某處擇一鄉長狀貌甚魁偉者為之至諸處祭皆請與同某此人遇冬春祭多時節每曰大醉也厭祭是不用尸者古者必有為而不用如祭殤陰厭陽厭是也餘

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眾賓齒餘者皆序齒燕

問呂氏分修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主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卻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作立天下之木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木經處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為能享親意思甚周密錄

問楊氏曰玉幣以交神明裸鬯以求神於幽豈以天神無聲臭氣類之可感止用玉幣表自家之誠意人鬼有氣類之可感故用芬香之酒耶曰不然自是天神高而在上鬱鬯之酒感它不着蓋灌鬯之酒却瀉入地下去了所以只可感人鬼而不可以交天神也備

或問中說廟制處所謂高祖者何也曰四世祖也世與太
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廣
林安鄉問中庸二昭二穆以次向南如何曰太祖居中坐
北而向南昭穆以次而出向南某人之說如此乃是如
疏中謂太祖居中昭穆左右分去列作一排若天子七
廟恐太長闊又曰大率論廟制劉歆之說頗是剛
孫毓云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
集禮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
學不可以不博也錄

語類卷六十三終

重鈔朱子語類卷六十四

中庸三

第二十章

修道以仁脩道便是言上文脩身之道自為政在人轉說
將來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
已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
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
為大為大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
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
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
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亦當友之者所

謂等也 備

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脩道以仁曰道是汎說汎字疑仁是統字仁是切要底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此是偏言節

問思脩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
思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只知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它處豈不為親之累知天是知天道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 謨

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着力去做底是

勇明德

問知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知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 熹

問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此世以等級言耶曰固是蓋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着力然須是知得方能

行得也。故以生知學知利行主於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是着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故以學知利行為仁。銖退思所謂三者皆兼知行而言大知固生知非生知何以能安而行至仁固力行非學知何以能利而行勇固是知行不可廢。翌日再問先生曰更須涵養銖。

問中庸以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便是說得仁高了。知者利仁便是說得知低了。此處說知便是仁在知中說得知大了。蓋既是生知必能安行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此便是仁在知外譬如這箇卓子論語說仁便是此脚直處說知便是橫處中庸說仁便是橫處說知便是

直處而今且將諸說錄出來看。看這一邊了又去看那一邊便自見得不相礙。夔孫○賜錄云問諸說皆以生知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些了。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問智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着力去做底是勇。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夫道

問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行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知耻又是勇。津呂與叔好學近仁一段好。辨

知耻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耻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為學自是問勇方行得微不屈懾若纔行不徹便是半途而廢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知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

問為天下有九經若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但舉其可以常行而不易者否曰此亦大槩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出此又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為此可以常行而刑則期於無刑所以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

其間矣又問養士亦是一大者不言何也曰此只是大槩說若如此窮有甚了期若論養士如忠信重祿尊賢

子庶民則教民之意固已具其中矣

柔遠解作無忘賓旅孟子注賓客古者為之授節如照身憑子之類謹時度關皆給之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

問來百工則財用足曰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

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一五可以足器四之類

問籩廩曰籩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廩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

問送往迎來集注云授節以送其往曰遠人來至去時有

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賜

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九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皆一義也
或問言前定則不躓曰句句着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

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

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疲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它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它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

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
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端
問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曰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
纖毫作為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
此理更不待修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
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毫
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
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
得也今於日用間若不實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
於誠為未至也大雅
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

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
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
實此理之無妄指入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
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想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
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
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
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
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
曰如此見得甚善錄
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不言人道處皆有下
功夫節次擇善與固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
次致曲却是人事又則微是外人信之古注說好瑞

或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
 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上從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論
 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它地頭所說
 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
 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
 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人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
 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
 思趙

或問篤行是有急功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履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當研窮
 到底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砥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
 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
 此一段却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
 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
 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己
 百人十己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効雖
 柔必強是力行之効獨
 或問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
 自己做百分節

呂氏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一段然好皆是他平白
做工夫底淳

漢鄉問哀公問政章曰善時只零碎解其自初讀時只覺
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也者蒲盧也故為政
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遂作一段看
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知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
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
人語言闢湊成篇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賀孫
別出

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渙散收拾不得熟讀先生
章句方始見血脉通貫處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其初

讀時但見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
者段後便繼以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接續自此
推去疑只是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
說廣云豈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
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曰固是它古人解得這樣物
事四散收拾將來及併合聚則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
序又直如此縝密廣

問或問引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
且有為善也誠虛為惡也何實如之之語何也曰小人
間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
為善不誠因舉往年胡文定嘗說朱子發雖脩謹者是
偽為是時范濟美天資豪傑應云子發誠是偽為如公

董却是至誠文定遜謝曰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却戲云子發是偽於為善公却是至誠為惡也乃是此意

第二十一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

自誠明性之也自明誠充之也轉一轉說天命之謂性以下舉體統說傑

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善人得此後觀善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

第二十二章

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于實理之極才說箇至去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說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况聖人亦非同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替物有與天地象是說地頭

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神至變方

問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段且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得仁底道理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云云曰如此說盡說不着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鄉黨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一國至於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上盡其仁不能推之於宗族便是不盡盡其仁能推之於宗族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不盡盡其仁能推之於鄉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不盡盡其仁能推於己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於乙亦是不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

盡於終而不能盡於暮亦是不能盡就仁上推來是如此義禮智莫不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缺處是它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性蓋聖人通身都是這箇真實道理了拈出來便是道

理東邊拈出東邊也是道理西邊拈出西邊也是道理
如一斛米初間量有十斗再量過也有十斗更無些子
少欠若是不能盡其性如元有十斗再量過却只有七
八斗少了二三斗便是不能盡其性天與你許多道理
本自具足無些子欠缺只是人自去欠缺了它底所以
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是心地大段廣大方看得出須
是大段精微方看得出精密而廣濶方看得出或曰中
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只差些子或問差處
曰不當如此問今夜且歸去與眾人商量曉得箇至誠
能盡人物之性分曉了却去看盡心少間差處自見得
不用問如言黑白若先識得了同異處自見只當問黑
白不當問黑白同異久之又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

是就行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
盡得虛靈和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
盡性就事物上說事物上各要盡得它道理較零
碎盡心則渾淪行處零碎知處都渾淪如又問盡心
了方能盡性否曰然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
則知天便是如此問。概。錄別出。
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
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
外不盡於內非盡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
盡盡得頭不盡得尾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
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
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

如此至於盡人則凡或仁或鄙或夭或壽皆有以處之
使之各得其所至於盡物則鳥獸蟲魚草木動植皆有
以處之使之各得其宜盡性盡人盡物太繁如此又問
盡心亦是如此否曰未要說同與不同且須自看如何
是心如何是性便自見得不同處如問白黑豈去
認取那箇是白那箇是黑則不必問而自能知其不同
矣因曰若說太繁則盡心是知盡性是行盡心是見得
箇渾淪底盡性是於零碎事物上見盡心是見得許多
條緒都包在裏許盡性則要隨事看無一之或遺且如
人之一身雖未便要歷許多事十事盡得五事其餘五
事心在那上亦要盡之其他事力未必能為而有能為
之理亦是盡也至誠之人通身皆是實理無少欠缺處

故於事事物物無不盡也析

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
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
政皆是也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
只明得盡如何得與天地參去這一箇是無不徹底故
曰與天地參而為三矣雅大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
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
通它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
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
處使之它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
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

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淳

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特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成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做像也傑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燠物而新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

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祖

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舜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說得好淳

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曰此已到到處說着須如此說又須分許多節次只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中庸於此皆分作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無可說如下文却又云誠之者人之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皆是教人做去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此是聖人之至誠天下久則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次雖堯舜之德亦久方著於天下問贊化育常人如何

為得曰常人雖不為得亦各有之曰此事惟君相可為
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如作邑而禱雨之類皆是
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則曰贊天地之
化育一則曰知天地之化育贊與知兩字如何分曰前
一段是從裏面說出後段是從下面說上如脩道之謂
教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
知天理之流行賀孫錄云或問贊化育與知化育何如
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
大經者是從下面說上去如修道之教是也云云

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先生云只緣氣稟不齊若至誠盡性則查滓便
渾化不待如此
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二上去發

便不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推而至於極便是
致氣稟篤於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
無分毫不孝底事至於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
就者無殊

劉潛夫問致曲曰只為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
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
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
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
數因指面前燈籠曰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未有不明
者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薄紙
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撤去籠則燈
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

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賜

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事上推致其極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與人交則推致其信皆事事上推致其極信兼

問致曲真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一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洽

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

便就此做致曲工夫明德

問致曲伊川說從一偏致曰須件件致去如孝悌須件件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義須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發

問其次致曲注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何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它身上更求其它好處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偏而推極其全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四端隨人所稟發出來各有偏重處是一偏之善寓

問其次致曲是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推致之如何曰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

致之也如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
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東坡文中
有一處說得甚明如從此惻隱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
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孟子所
謂擴充其四端是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明著動
變積而至於能化亦與聖人至誠無異矣錄

問致曲曰伊川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處所以云或仁或義
或孝或弟就此等處推致其極又問或問却作隨其所
稟之厚薄而以伊川之言為未盡不可專就偏厚處說
者如何曰不知舊時何故如此說或曰所稟自應有厚
薄或厚於仁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推致教它
恰好則亦不害為厚薄矣曰然也有這般處然觀其下

文曲能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章言盡性則統
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包在裏面合下便
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缺處其次致曲則未
能如此須是事事上推致其誠逐旋做將去以至於盡
性也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誠誠則誠
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著端之發
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
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以
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
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殼在
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備

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

之直卿以為未安既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偏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魯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又問程子說致曲云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論可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是因人之

明而導之致曲是因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正是如此舉元德問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曰九事皆當推致其理所謂致曲也如事父母便來這裏推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忠交朋友便推致其信凡事推致便能有誠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人能一推極則能通貫乎全體矣時子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是屬下句意則曲若能有誠則云云此有二意不知孰穩曰曲也是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意為善又問誠者自成道者自道曰自成是就理說自道是就我說有這實理所以有此萬物誠者所以自成也道却在我自道剛義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方

語類

卷之六

七

明則動伊川云明故能動人也振
仲思問動非明則無所之明非動則無所用曰徒明不行
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人

第二十四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
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
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為所以自能見
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
也錄

第二十五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
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道却是箇無
精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而
義各不同何以見之下面便分說了又曰誠者自成如
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者便是它實有
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這箇便是自成是你自實
有底如人便有耳自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
道理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
旁都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
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
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

是有道，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賀孫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着自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孫賀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同，自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爲己，不得爲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

皆泊在誠之爲貴上，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義剛

問誠者自成，便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離。如何曰也是如此？誠者物之終始，說得來好。廣

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孫變

問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方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了，曰如人之生，固具此理，及其死時，此理便散了。因問朝聞夕死，程子云皆實理也。又云實理者，合當決定是如此，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決定是如此了。善

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此是相表裏之句從頭起至結局便是有物底地頭着一些急不得又曰有一尺誠便有一尺物有一寸誠便有一寸物高蜚卿嘗言誠字甚大學者未嘗驟語道夫以為誠者物之終始始學之士所當盡心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亦不過如此正所謂徹上徹下之理也一日以語曹丈進叔曹曰如何曰誠者實然之理而已曹曰也說實然之理未得誠固實便將實來做誠却不是因具以告先生曰也未可恁地執定說了誠有主事而言者有主理而言者蓋不誠無物是事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便是實然之理道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

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隨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遺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尺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自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大雅○閑祖錄云不誠雖有物猶無物矣如禘自既灌誠意一散如不祭一般

語類

卷之十四

十一

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埋安得有此物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則雖為其事與無事同

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事之終始不誠此不曾做事相似且如讀書一遍至三遍無心讀四遍至七遍

方有心讀八遍又無心則是三遍以下與八遍如不曾

讀相似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

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

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

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

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

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邪之物吾以為無便

無亦是便今按無物謂不能聞見是物反以為無

正淳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沈說故君子

誠之為貴此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一句亦

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沈說若是不誠無

物這箇不字是講不它須是有箇人不它方得

問誠者物之終始恐是就理之實而言不誠無物恐是就

人心之實此理而言曰非也如兩句通理之實人之實

而言有是理則有是物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徹頭徹尾皆是此理所為未有無此

理而有此物也無是理則雖有是物若無是物矣蓋物之終始

皆實理之所為也下文言君子誠之為貴方說入實

乎此理而言大意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

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錄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者亦得就事物上看亦

得物以誠為休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

意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

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

功察曰只為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

問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

以維天之命於揚不已也曰然明德

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人為孝若是不誠恰似不曾

誠便是事底骨子文

或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為孝若不實是孝便是空

說無這孝了便是不誠無物

或問不誠無物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

則無弟推此類可見誠只是實然之理然有主於事而

言者有主於理而言者主於事而言不誠無物是也主

於理而言贊天地化育之類是也

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做事若
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
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
是這一分無功
問不誠無物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日向人說
我在東却走在西說在這一邊却在另一邊便都成
妄誕了
問不誠無物曰不誠實則無此事矣如不雨言雨不晴言
晴既無誠實却似不曾言一般
誠者物之終始指實理而言君子誠之為貴指實心而言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

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故成已便以仁言成
物便以知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
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
問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
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
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
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答隨其所指而言則四
通不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
問成已洽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
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
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

成已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

仁也是用祖學不厭所以成已而成已之道在寸仁教不倦所以成物

而成物之功由乎知因着呂氏中庸解誠者自成竟未辯論為此語方

問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

成得物問時措之宜是顏櫻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

此意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簡時措之宜又云知

平康無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又有一樣處置

明德

第二十六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

游揚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殊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

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德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

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

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意

博則能厚節

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徵則悠遠至博

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

著于四方文致曲章明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惟

伊川云明則動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著則明如見面盎

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令聞廣譽施於身之類明

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為一處廣大淵微學者

類

至此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可使道有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旋做將去問恁凌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看它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明德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于四方是也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說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祖

問博厚高明悠久六字先生解云所積者廣博而深厚則

所發者高大而光明是逐字解至悠久二字却只做一箇說了據下文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久字其義恐亦各別先生良久曰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學早文云昨夜思量下得兩句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廣

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于外者自然光明廣或問天昭昭之多曰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

德地大底也是天節

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大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

銖

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讀中庸者不可以辭害意耳振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

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

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

或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

榮學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

處祖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

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

佛釋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道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事差

也亦妨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

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

禮如此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

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

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

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却漾了

語類

卷之九

卷之九

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蓋它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
疑而下文遂言修德事或問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必得其壽堯舜不聞子孫之盛孔子不享祿位之榮何
也曰此或非常理今所說乃常理也因言董仲舒云固
當受祿于天雖上面疊說將來不好只轉此句意思儘
佳孫

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祖

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何從而進祖

問如何是德性如何可尊曰玩味得却來商量祖

廣大以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祖

致廣大謂心曾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

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孫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
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
不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

中庸孫

問致廣大章句以為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所以存心而
極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畧言之歟曰也只得如此說此
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
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汙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
蔽則其心開濶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
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汙下昏冥底
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

陰濁勝則物欲行廣

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自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并

問注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意是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某本意解廣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高明廣大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這廣大被他隔了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之下故早汗而無所謂高明矣剛

問楊氏說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此知者過之也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則道不明此賢者過之也恐說得相似否曰極高明是就行處說言不為私欲所累耳楊氏將作知說不是大率楊氏受將此等處作知說去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道問孝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祀皆是說知處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有厨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遇聲色不殖其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不倫及欲割已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廢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

時又却截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義剛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擊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着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便仔細看這一句佐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傑

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研敦厚以崇禮厚是資質恁地朴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基本張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朴實

頭亦是尊德性關

問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而與以字義如何曰溫故自知新而者順詞也敦厚者又須當崇禮始得以者反說上去也世固有一種人天資純厚而不曾去學禮而不知禮者

問德性問學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太小二意如溫故恐做不得大者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未去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未已見得本體與他溫去亦有大小之意敦厚以崇禮謂質厚之人又能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問高明中庸龜山每譏王氏心迹之判曰王氏處已處人之說固不是然高明中庸亦須

有箇分別明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曰太緊亦是如此只是尊德性功夫却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五件皆是德性上下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下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功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功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遺之謂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来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條分作兩截至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未却甚縝密曰溫故太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

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文蔚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

擡起它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這十件相類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

道中庸知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云云尊德性而

不道問學則云云血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

庸說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

也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
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
立得大者不能盡得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言不可盡
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此理千蹊萬壑所流不同各
是一川湏是知得然其理則一從
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是一頭項道問學盡精
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是一頭項蓋能尊德性便能道問
學所謂不游而未自順也其餘四者皆然本即所謂禮
儀三百末即所謂威儀三千三百即大德敦化也三千
即小德川流也壽
聖賢之學事無大小道無精粗莫不窮究無餘至如事之
切身者固未嘗不加意而事之未為緊要亦莫不致意

焉所以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五句
十件事無些子空闕處又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
也自吾身所謂太經太本以至天下之事物物甚而
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
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
久湏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
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
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
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自有十件事固是一般

然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非如今人云略見道理了便無功夫可做也璘

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功夫都不偏

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興興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銖

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下截皆足細密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極高明溫

敦敦厚溫故是溫習此敦厚是篤實此道問學故能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其下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本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効自然如此問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

而無上而一截只管要識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
空無所寄始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然或箕踞不以
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
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
廣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指道體之形於氣
化者言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道體
之形於人事者言之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然必待久
然後行曰如此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也得須看那
優優大哉底意思蓋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
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被也
廣云此段中間說許多存心與致知底工夫了末後却
只說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此所以為中庸之道曰固是更須看中間
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有兩句相應工夫兩下皆
要到尊德性而道問學此句又是摠說又問二十九章
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廣者得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已
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
顯對言不知是否曰也是如此考諸三主而不認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猶釋子所謂以過去未來言也後面
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四
句之義也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它古
人如何做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
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為子思做
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

語類

卷六

七

賀錄云漢卿看文
如令理

會得了一更要熟讀方有以水某初看中庸理會不得云云只管讀來讀去方見得許多章段分明

蓋其僻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它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下

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又如太極圖賀孫錄云經他思量出自其逐上與他思索方見得他如此精密若不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省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
錄云亦知前人甚地用否黃

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

聖人說話中止不偏如操著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邊有道理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便不信

那邊有因論漢景呂氏尊德性道

第二十八章

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

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雅大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尊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攬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廣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

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回了一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它這般做作處備

第十九章

問王天下有三重章曰此章明白無可商量但三重說者多耳銖曰呂氏以三重為議禮制度考文無可疑曰但下焉者人亦多疑公看得如何銖曰只據文義上焉者指周公以前如夏商之禮已不可考下焉者指孔子雖有德而無位又不當作亦自明白諸說以下焉者為霸者之事不知霸者之事安得言善曰如此說却是銖問達諸天地而不悖以上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形氣之天地蓋建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也曰此天

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舉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
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問君子之道本
諸身章句中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如何曰君
子指在上之人上章言雖有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
就那身上說只做那般事者德

第三十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
能愛無往而不安蔚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
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
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且今都只是這

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
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
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
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着如
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個

問此天地之所以為天也是說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
是巧說聖賢之言不如此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兩句兼本末
是言聖人功
夫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得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

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第三十一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至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備安卿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

能者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擴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矢燭地底聰明睿知是有臨也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直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本故也要那聰明義

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處是深通處端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了未得又添一句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

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
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明德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季札

溥博淵泉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沈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

意夫道

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
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
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
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
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
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

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初

問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
中云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
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如此下章以
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是如此明德

第三十二章

魏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
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
然又問四強哉矯欲駢合為一曰不然大雅云此是說
強底體段若做強底工夫則須自學問思辨始曰固是
智仁勇須是智能知仁能守斯可謂勇不然則恃箇甚

雅大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此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本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錄

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太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

婦人偷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入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寓

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備

林正卿問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節

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章鄭氏注云唯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

實見耳

時本

第三十三章

問網衣之制曰古注以為禪衣所以襲錦夫者又問禪與單字同異曰同沈存中謂網與絲同是用絲麻織疏布為之不知是否廣

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門禪字訓定尚網注謂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網雖未鮮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着白衫一般裘以皮為之袍如今來襖廣

問衣錦尚綱章首段雖是再叙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錦尚綱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聞然而曰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人引

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

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廣○賀孫錄云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首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

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

色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

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

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

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

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

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

實相表裏也銖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

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黃錄無近之君子之道固是不
 巢著于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
 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
 型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襖便是內
 外黑窄窄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
 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
 而教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
 然自有上夫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賀孫
剛錄云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雖滅人倫然
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其弟子為子長者謂之師兄少者
謂之師弟只是
護得箇假底
 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相對着
 只加今日做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

你心下元不正推此類以往可見惟
 人之得失即己之得失身之邪正即心之邪正知遠之近
人
 知風之自好看如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之類是也
 先生檢知風之自諸說今看孰是伯豐以呂氏略本正淳
 以游氏說對曰游氏說便移來知遠之近上說亦得呂
 氏雖近之然却是作用是性之意於學無所統攝此三
 句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
 之得失如行有不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
反求諸己
 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本批游氏說
 話全無氣力說得徒勝浪都說不殺無所謂聽其言也
 厲氣象備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

養工夫雅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媿屋漏是戒謹恐懼意謹

李丈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

睹恐慎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

正文之義同義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

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

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蒙

問卒章引詩不大聲以色云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又推至

德猶如毛而曰毛猶有倫直至無聲無臭然後為至矣

此意如何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正是極至結局處

所謂不顯維德者幽深玄遠無可測而形容雖不大聲

以色德輻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

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又不能平天下聖人篤

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問不顯維德按詩中例是言

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便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

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此段自衣錦尚絺闡然曰章

漸收歛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可知處

曰無聲無臭至矣明

中庸末章也是說只要收歛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

人只是不收何裏做時心便籠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

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有未後

却復歸結於一義

問末章自衣錦尚絺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胞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因問孔子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曰以其觀論語之意自是孔子叩鄙夫鄙夫空非是孔子空顏子簞瓢屢空自對子貢貨殖而言始自文選中說顏子屢空空心受道故疏論語者亦有此說要之亦不至如今日學者直是懸空說入玄妙處去也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自說須是儀

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學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乃篤矣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嘆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夫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

公晦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子細看廣云此須看那那不顯底與明著底一般方可曰此須是自見得廣因曰前白與公晦論程子為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

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為飛戾
天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
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
耶唯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
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賈孫
錄

公晦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
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先生不
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且自看某從前越口答將去諸
公便更不思量臨歸又請教曰開濶中文着細密寬緩

中文着謹嚴這是人自去做夜來所說無聲無臭亦不
離這箇自不顯維德引至這上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
家也說得相似只是它箇虛大在看文字要急迫亦不
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如何會覓
得意思

四日頁

<p>此語與前卷同其意亦同</p>	<p>此語與前卷同其意亦同</p>	<p>此語與前卷同其意亦同</p>
-------------------	-------------------	-------------------

語類卷六十四終

